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三剑客 (中)



[法国] 大仲马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三剑客(中)

(法国)大仲马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三剑客(中)

(法国)大仲马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法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其祖父是侯爵德·拉·巴那特里,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名亚历山大,受洗时用母姓仲马。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类型作品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的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问世一年。这出浪漫主义戏剧,完全破除了古典主义“三一律”。

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外,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

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基督山伯爵》。

戏剧创作的成功使大仲马名声大振，他也因此得以加入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历史也证明了大仲马的戏剧创作活动对浪漫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的《亨利三世》，最早为浪漫派戏剧开辟了道路，也使他成了浪漫派戏剧的先驱者之一。

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汰，大仲马的大多数小说早已被人遗忘，甚至绝迹。目前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只有《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几部作品。尤其是《基督山伯爵》，更为人们所喜爱。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曾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但是，同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还没有能够更加广泛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无法进入 19 世纪文学第一流的杰作行列。因此，在法国文学史上，大仲马的地位还不能和巴尔扎克、雨果等文学大师相抗衡。

然而，《基督山伯爵》毕竟是全世界通俗小说的抗鼎之作，大仲马也因而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

大仲马 68 岁时停止写作。

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温特伯爵夫人·····	1
第二十二章	美尔莱宋舞·····	14
第二十三章	幽会·····	23
第二十四章	小楼·····	38
第二十五章	波托斯·····	51
第二十六章	阿拉米斯的论文·····	76
第二十七章	阿托斯的妻子·····	100
第二十八章	归途·····	126
第二十九章	筹办装备·····	147
第三十章	米拉迪·····	159
第三十一章	英国人和法国人·····	169
第三十二章	诉讼代理人家的一顿晚餐·····	179
第三十三章	侍女与主人·····	192
第三十四章	阿拉米斯和波托斯的装备·····	206

第三十五章	冒名顶替·····	218
第三十六章	复仇之梦·····	228
第三十七章	米拉迪的秘密·····	240
第三十八章	阿托斯当宝从戎·····	250
第三十九章	一个幻觉·····	264
第四十章	红衣主教·····	276
第四十一章	围困拉罗舍尔之战·····	286
第四十二章	昂儒葡萄酒·····	303

第二十一章 温特伯爵夫人

三剑客(中)

一路上,公爵通过达达尼昂了解到的,不是所发生的情况,而是达达尼昂所知道的情况。他比较了从这个年轻人嘴里听到的话和自己所记得的情形,从而相当清楚地意识到王后的处境的严重程度,尽管王后的信是那样简短,那样不清楚。他感到奇怪的主要是,红衣主教是绝不想让这个年轻人踏上英国的国土的,却居然没有在路上抓住他。达达尼昂注意到了公爵惊诧的表情,这才向他讲述了他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他的三位朋友的赤胆忠心,以及他们怎样负伤流血,他怎样陆续把他们留在路上,正是多亏了他们,他最后才有可能躲过瓦尔德先生那刺穿了王后的信笺的一剑,而且狠狠地还了他一剑。他叙述得非常朴素自然,公爵一边听着,一边露出惊讶的神色,不时打量一眼这个小伙子,仿佛觉得,这个小伙子,从这张脸看上去还不到二十岁,却表现得如此谨慎,如此勇敢,如此忠诚,真是不可思议。

两匹马疾驰如风,不消几分钟就到了伦敦城门前。达达尼昂原以为,一进了城,公爵就会放慢速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公爵仍然全速前进,并不怎么担心会撞倒路上的行



人。事实上,在穿过伦敦旧城的时候,确发生了两三次这种事故,可是白金汉根本不管人家被撞得怎样,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达达尼昂在一片像是诅咒的叫喊声中,紧紧跟在公爵后面。

一进到官邸的院子里,白金汉翻身下马,也不管马会怎样,将缰绳往它脖子上一扔,就朝台阶跑去。达达尼昂照他的样子行动,但不免有点为他所赞赏的两匹骏马担心。不过,他立刻放心了,因为他看见三四个仆人已经从厨房和马厩里跑出,迅速地将马牵走了。

公爵走得飞快,达达尼昂好不容易才跟得上。他连续穿过好几间客厅,每间客厅布置之雅致,在法国就是最大的贵族也想像不到。最后,他进到一间卧室里。卧室既高雅又富丽,令人叹为观止。卧室放床的凹室里,有一扇掩盖在壁毯后面的门,公爵用挂在脖子上的金链拴住的小金钥匙,将门打开。达达尼昂出于谨慎,往后退了退。白金汉公爵在跨进那扇门时,发现小伙子犹豫不决,便回过头来对他说:

“进来呀,如果您有幸被允许去见王后陛下,就请您把在这里看见的东西告诉她。”

听到公爵请他进去,达达尼昂便大胆跟在他后面,公爵关上了他们身后的门。

两个人到了一间小圣堂里,四壁都装饰着锈金的波斯丝绸,被无数蜡烛照耀得灿烂辉煌。在一个祭坛样的台子上,在上面点缀着红白两色羽毛的蓝色天鹅绒天幕底下,挂

着安娜·奥地利的肖像，尺寸与她本人的高矮相同，模样与她完全一样。达达尼昂情不自禁地惊叫一声，还以为王后就要说话了呢。

祭坛上的肖像下面，搁着那个放钻石坠子的匣子。

公爵走到祭坛旁边，像一位神甫在基督的圣像前一样跪下，打开那个匣子。

“您看，”他对达达尼昂说着，从匣子里取去一个挺大的蓝丝带结，那上面缀满璀璨夺目的钻石，“您看，这就是那些珍贵的坠子。我发过誓，要带着它们下葬的。这是王后送给我的，现在王后又要收回去。王后的意志就如同上帝的意志，必须不折不扣地遵从。”

说罢，他开始一颗一颗吻那些就要与他分别的坠子。突然，他可怕地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达达尼昂不安地问道，“大人，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下可完啦，”白金汉叫道，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这些坠子少了两颗，只有十颗了。”

“大人自己丢了呢，还是认为被别人偷去了？”

“是有人偷去了，”公爵说道，“这是红衣主教搞的鬼。您瞧，固定坠子的丝带被剪刀剪断了。”

“大人揣测得到是什么人偷的吗，说不定那两颗坠子还在偷的人手里呢。”

“等一等，等一等！”公爵大声说，“我惟一的一次佩戴过这些坠子，是一周前国王在温泽举行的舞会上。曾经与我



闹翻了的温特夫人，在舞会上和我套近乎。这种言归于好，现在看来其实是一位妒妇的报复手段。自那天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这个女人是红衣主教的密探。”

“看来全世界都有红衣主教的密探！”达达尼昂愤然说道。

“啊！对，是的，”白金汉气得咬牙切齿地说道，“是的，他是一个可怕的对。唔，那次舞会什么时候举行？”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还剩下五天，对我们来讲，时间还绰绰有余嘛。帕特里克！”公爵打开小圣堂的门叫道，“帕特里克！”他的亲信跟班应声进来。

“把我的首饰匠和秘书找来！”

跟班迅速地、默默地退了出去，这说明他早就养成了盲目服从、不说二话的习惯。

虽然头一个传的是首饰匠，先到的却是秘书。原因很简单，秘书就住在官邸里面。他看见公爵坐在卧室里一张桌子前面，正亲笔草拟几项命令。

“杰克逊先生，”公爵对秘书说，“您马上去掌玺大臣那里，对他说我要他执行这几道命令。我希望这几道命令立刻颁布出去。”

“不过，大人，如果掌玺大臣问我大人采取这样一项非常措施的原因，我怎样回答？”

“您就说我高兴这样，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报告我要干的事。”

“在国王陛下面前也这样回答吗，”秘书面带笑容又问，“万一陛下出于好奇，询问为什么一艘船也不准驶出大不列颠的各个港口？”

“您的话说得对，先生。”白金汉答道，“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回答国王说我决定打仗，这项措施是我对法国采取的第一个敌对行动。”

秘书鞠一躬退了出去。

“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放心啦，”白金汉转向达达尼昂说道，“如果那两颗坠子还没有带走，它们就比您晚到法国。”

“这怎么可能呢？”

“我刚才下了一道命令，凡现在停泊在英王陛下所有海港里的全部船只，一律禁止驶出港口，除非得到特别允许，否则一艘也不得起锚。”

达达尼昂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人，他凭着国王的信任，手里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却居然利用这些权力来为自己的爱情服务。白金汉从年轻人脸上的表情看出了他的想法，便微微一笑说道：

“是的，不错，我真正的女王是安娜·奥地利。只要她一句话，我就会背弃我的国家，背弃我的国王，背弃我的上帝。她要求我不要向拉罗舍尔的新教徒派遣我许诺派遣的援军，我照办了。尽管我违背了诺言，但那有什么关系，我遵从了她的意愿，您说吧，我遵从她的意愿不是得到了很高的报偿吗？是的，我因此得到了她的那幅肖像。”



达达尼昂惊叹不已：维系一个民族的命运和芸芸众生的生命线，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可知啊！

正当他深深地陷入沉思的时候，首饰匠进来了。这是一位手工艺精湛的爱尔兰人，他坦白承认，每年要从白金汉公爵手里挣十万镑。

“奥瑞利先生，”公爵带他进了小圣堂，对他说道，“您看看这些钻石坠子，告诉我每颗要值多少钱？”

首饰匠只看了一眼那些坠子精工镶嵌的方式，与一般钻石的价值相比较估算了一下，毫不犹豫地答道：

“一千五百比斯托尔一颗，大人。”

“制作两颗这样的坠子需要多少天？您看，这上面少了两颗。”

“一星期，大人。”

“我付三千比斯托尔一颗，后天就要。”

“大人将如愿以偿。”

“您是难得的人才，奥瑞利先生，不过条件我还没有说完：这些坠子不能交给任何人，必须就在我府里制作。”

“这不可能，大人，只有我能做得看不出新旧的差别。”

“正因为如此，亲爱的奥瑞利先生，您成了我的囚犯，现在您要离开我的官邸是办不到啦。请拿定主意吧。请告诉我您所需要的帮手的姓名，还有他们应该带的工具。”

首饰匠了解公爵，知道任何异议都是徒劳的，他当即拿定了主意。

“允许我通知我太太吗？”他问道。



“啊！甚至允许您与她见面，亲爱的奥瑞利先生。对您的监禁绝不会严厉的，放心吧。此外，对别人的任何打搅，都理应给予补偿，所以除了制作这两颗坠子的工钱之外，这里是一张一千比斯托尔的支票，请您忘掉我给您造成的麻烦。”

这位首相随心所欲地支配所有人和成百上千万的金钱，令达达尼昂惊愕不已。

首饰匠给太太写了封信，连同那张一千比斯托尔的支票捎给她，嘱咐她收到信之后，把他那个最心灵手巧的徒弟，一组注明了重量和成色的钻石，以及单子上列出的必需用具，全部带来。

白金汉把首饰匠带进一间专门供他使用的房间。半个小时后，这个房间就改成了作坊。白金汉在每个门口派了一个哨兵，禁止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除了他的心腹跟班帕特里克。更不消说，他也绝对禁止首饰匠和他的帮手以任何借口走出那个房间。

这件事安排妥了之后，公爵对达达尼昂说：

“年轻的朋友，现在英国是我们俩的啦，您需要什么，希望得到什么？”

“一张床，”达达尼昂回答，“说实话，这是我眼下最需要的东西。”

白金汉给了达达尼昂一间卧室，就在他自己的卧室的隔壁。他不让这个年轻人离开他身边，倒不是不信任他，而是为了有个人可以不断与他谈谈王后。



一个小时之后，一项命令在伦敦城里颁布了：禁止任何装载人货准备驶往法国的船只开出港口，甚至包括邮船。在所有人心目中，这意味着两个王国之间宣战了。

第三天上午十一点钟，两颗钻石坠子制作成功，仿造得非常精确，完全一模一样，白金汉根本就看不出新旧之分，就是首饰行业中最有经验的人，也会像他一样区分不出来。

公爵立刻叫来达达尼昂。

“瞧，”他对达达尼昂说，“这就是您来取的那些钻石坠子。请您为我作证，凡是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我都做到啦。”

“放心吧，大人，我会说明我所看到的一切。不过，大人把这些坠子交给我而不放在匣子里吗？”

“匣子您带了碍事。再说，这匣子对我特别珍贵，我只剩下它啦，您就说我留下了。”

“我会把您的话一字不漏地带到的，大人。”

“现在，”白金汉两眼注视着年轻人说，“我怎样才能报偿您呢？”

达达尼昂的脸腾地红到了耳根。他看出来，公爵正在想办法让他接受点什么东西。认为他的同伴们和他自己所流的血，可以用英国金子来报偿的想法，使他特别反感。

“咱们不妨把话讲清楚，大人。”达达尼昂答道，“咱们先得摆一摆事实，以免产生误会。我是为法国的国王和王后效劳，是埃萨尔先生的禁军队的一员，而埃萨尔先生和他的内兄特雷维尔先生，特别忠于国王和王后陛下。所以我所